

浅谈古今汉语偏义复词的差异

刘海燕

(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,甘肃 成县 742500)

摘 要:偏义复词是汉语中独特而有趣的现象,古今汉语偏义复词是继承发展的,两者同中有异。文中从语素凝固性,词序固定性和偏义倾向性等方面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差异。

关键词:古今汉语;偏义复词;差异

中图分类号:H13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1674-344X(2010)5-0026-02

作者简介:刘海燕(1976-),女,甘肃西和人,讲师,研究方向为古代汉语。

偏义复词,是指由两个意义相对、相反或是相类相近的词素构成的复合词,其意义偏指其中一个词素,另一个词素作为陪衬而无义。偏义复词普遍存在于古今汉语中,现代汉语偏义复词是在古代汉语偏义复词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,具有一定的继承性。了解古今汉语偏义复词继承发展的概况,有助于掌握古代汉语词汇,也有助于理解现代汉语词汇。但由于时代的不同,词义本身的变化,古今汉语偏义复词之间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。现从偏义复词的语素,词序,偏义倾向等方面,对古今汉语偏义复词的不同特点进行比较,并分析其原因。

一、语素凝固性的差异

古汉语偏义复词中的两个语素结合得不够稳定,语素的凝固性不强。众所周知,古汉语词汇是以单音词为主,由单音词向双音词发展,这是汉语词汇发展的主要趋势。先秦时许多单音连用的词组,后来发展凝固成词。偏义复词和其他的双音合成词一样,经历了临时性的组合到凝固成词的发展变化。偏义复词的构词语素一般都曾以单音词身份独立使用过。有的单音词经常在一起使用,两个单音词临时组合,先构成词组,然后由词组逐渐凝固而成词的。如:

①丘也闻有国有家者,不患寡而患不均,不患贫而患不安(《论语·季氏》)。

②吾闻国家之立也,本大而末小,是以能固(《左传·桓公二年》)。

③士之失位,犹诸侯之失国家也(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)。

例①“有国有家者”指诸侯和大夫。天子、诸侯、大夫是从上到下的三个封建等级,与之对应的是天下、国、家三个从大到小的地域。国与家是不同的等级,但其并称出现得很早。如例②中的“国家”无偏指义,“国”指诸侯统治的地方,“家”指大夫统治的地方,作为单音词连用的“国家”均恢复其固有的词汇意义。

由于“国”和“家”常连用,就慢慢凝固成词。大约到战国初期已经完成了凝固的过程。例③中“国家”是偏义复词,因为它的意义既不是“国”和“家”意义的简单相加,又没有产生新义,而是专指诸侯的封地,偏义于“国”了。这种用法一直沿至于今。

④饱食、暖衣、逸居而无教,则近於禽兽(《孟子·许行》)。

⑤五谷不登,禽兽逼人(《孟子·许行》)。

例④“禽兽”无偏指义,“禽”指飞禽,“兽”指野兽;例⑤中的“禽兽”是偏义复词,偏指“兽”。

⑥死生有命,富贵在天(《论语·颜渊》)。

⑦所向无空阔,真堪托死生(《房兵曹胡马行》)。

例⑥“死生”无偏指义,“死”指死亡,“生”指活着;例⑦中的“死生”是偏义复词,偏指“生”。

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,古汉语中偏义复词并没有定型化,构成偏义复词的语素时分时合,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临时性的语用现象,受语境的制约,具有了临时性的特点。因此,我们判断古代汉语中某个词是否是偏义复词,需要依据上下文,即语境。只有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才能显露出来,一旦脱离了那个特定的语言环境,其临时性便随即消失,同时即恢复其固有的词汇意义。而在现代汉语中的偏义复词,构成偏义复词的语素凝固性很强,各语素之间结合得很紧,不容许随便拆开或随意加入什么成分,偏义复词的意义已经凝固化,也就是说,偏义复词表示的意义是特定的,不是字面意义的简单组合,不受特定语言环境的制约,在任何语境中,它都是偏义的,不可能再表示两个字的意义。偏义点已经完全固定,整个词语义凝固,所以现代汉语偏义复词不需要特定的语言环境即可判断。

二、词序固定性的差异

古代汉语中偏义复词的词序不是固定的,有时会

颠倒两个语素的顺序而组成不同的词。如:

①我有亲父母,逼迫兼弟兄(《孔雀东南飞》)。

②今君相楚二十余年,而王无子,即百岁后将更立兄弟(《史记·春申君列传》)。

例①和例②中的“弟兄”、“兄弟”都是偏义复词,分别偏指“兄”、“弟”。

③人民不胜禽兽虫蛇(《韩非子·五蠹》)。

④有民人焉,有社稷焉,何必读书,然后为学?(《论语·先进》)。

例③和例④的“人民”、“民人”都是偏义复词,分别偏指“人”(所有的人)、“民”(百姓)。

⑤陟罚臧否,不宜异同(《出师表》)。

⑥荡同异如反掌(《吴志·孙皓传注》)。

例⑤和例⑥中的“异同”、“同异”都是偏义复词,均偏指“异”。

⑦君之功高,明主所知。人臣执事,何长短而自言乎?(《汉书·张汤传》)。

⑧苟合取容,无所短长之效(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)。

例⑦和例⑧中的“长短”、“短长”都是偏义复词,都偏向“长”。

从例子中可以看出,古代汉语偏义复词词序不固定,经常颠倒两个语素的词序而组成不同的词。但在现代汉语中,偏义复词的词序一般是固定不变的,主字、衬字的位置十分固定,这是因为现代汉语是以双音节词为主,构成的偏义复词的每个字是语素,各语素之间结合得很紧,不允许词序的颠倒。

古代汉语中也有少数偏义复词,因受封建尊卑等级观念或传统思维习惯的约束,词义的重心可以时前时后,即使为了突出第二个语素的意义,但也不允许将其移到前面去。^[2]因为在古代传统文化中,由于社会人伦道德的要求,人们对尊卑、长幼、主从、大小、善恶、美丑等,都区分得相当清晰,所以长期影响着人们的礼仪、观念、行为、言谈,以至成为人们认识、表述社会事物的一个基本程式。这种程式也就决定着偏义复词内部的次序规律。如:父兄、老幼、妻子、首领;人物、伯男、本末、国家、面目、舟楫、善恶、利害、吉凶、祸福、存亡等。以上这些偏义复词的两个语素的次序一般不能调换,否则就“违礼”了。

三、偏义倾向性的差异

古汉语中的偏义复词有时偏义于前一个语素,有时偏义于后一个语素。偏义复词不是孤立存在的,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,有的受上文语义的制约,有的受下文语义的制约,根据上下文语义便可看出它的正偏所在。如:

①司马迁触天子喜怒(《答韩愈论史官书》)。

②无羽毛以御寒暑(《列子·杨朱》)。

这是两个不同的偏义复词,例①中的“喜怒”词义偏向后一个语素“怒”;例②中的“寒暑”词义偏向前一

个语素“寒”。

甚至许多相同的偏义复词,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偏向前一语素,也可以偏向于后一个语素。如:

③秦之号令赏罚,地形利害,天下莫若也。以此与天下,天下不足兼有也(《韩非子·鲁初见秦》)。

④爪牙不足以供誉(嗜)欲,趋走不足以避利害(《汉书·刑法志》)。

例③和例④,词形同为“利害”,但偏向意义却相反,例③中“利害”偏用“利”义,“害”是陪衬语素,例④中“利害”却偏用“害”义,“利”为陪衬语素。

⑤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(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)。

⑥有孙母未去,出入无完裙(《石壕吏》)。

例⑤和例⑥中的“出入”都是偏义复词。在例⑤中主要强调防备盗贼进入,故词义偏在“入”上;在例⑥中主要强调出门没有完整的衣裙,故词义偏在“出”上。

⑦快耳目者,真秦之声也(《谏逐客书》)。

⑧是芙蕖也者,无一时一刻不适耳目之观(《芙蕖》)。

例⑦和例⑧中的“耳目”都是偏义复词。在例⑦中偏指“耳”,因为听音乐用耳不用目;在例⑧中词义偏指“目”,“耳”是不能“观”的。

以上例句说明古代汉语中的偏义复词,偏指义有倾向性,因而语素的定位具有时前时后的特点。由于古代汉语偏义复词的偏指义不固定,从而导致其词形与词义不像现代汉语偏义复词那样是一一对应的,具有一定的随意性。而现代汉语中的偏义复词,其偏指义一般都是固定不变的,不能随文而异。也就是说表义语素定位,不管在任何时期,任何语言环境中,自始至终都固定在某个语素上,不会发生忽此忽彼的随意状态。^[3]如:偏义复词“长短”、“动静”、“兄弟”、“褒贬”、“国家”、“窗户”、“干净”、“忘记”的偏指义分别是“短”、“动”、“弟”、“贬”、“国”、“窗”、“净”“忘”。

古今偏义复词同中有异,推究其存在差异的原因,我们可以从语言的发展规律中去寻求。随着时代的变迁,语言文字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着。偏义复词作为一种语言现象,经过了临时组合的试用过程,即由临时不稳定的单音词连用向凝固稳定的合成词发展。也必然受到了语言发展的渐变性等规律的制约,从而使古今偏义复词在语素凝固性,词序固定性和偏义倾向性等方面表现出文中所述的一些差异。

参考文献:

[1]邓细南.谈古今汉语偏义复词的不同特点[J].漳州师范学院学报,1994,(3):50.

[2]柯莉.古汉语偏义复词形成原因探析[J].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04,(1):71.

[3]张涛.古今汉语偏义词比较[J].天中学刊,2003,(4):19.

责任编辑:方文